

正宗

花

文章正宗復刻後跋

繼考亭而衛道者 西山先生真

文忠公爲最 鈞調宰南浦謁 先

生之堂心愈嚮慕之時

觀察楊公以 西山文章正宗選本

授 鈞且勗 鈞曰學校爲

國家元氣所萃文章之邪正心術係

焉有長人之責者當使之得所宗
是集也別僞體之裁得源流之正
西山嘉惠後學苦心寢失其傳今
復之顏曰文章正宗復刻倡捐梓

費都人士均有同心賢宰其綜覈

以觀厥成

鈞

謹受而笥之亟與諸

縉紳文學庀棗梨鳩匠氏始於戊

子之仲夏成於季冬嗟夫文章之道美斯愛而愛斯傳西山之愛是文也掇其尤美故可傳也

觀察楊公於簡帙剝落之餘留心復

古愛西山之所愛而傳西山

之所傳振墜緒於微茫使後之學者得以重新模範其有功於斯道

與西山氏並垂不朽矣

賜進士建寧府浦城縣知縣盱江後學

劉秉鈞薰沐恭跋



文章正宗復刻者

大觀察楊公釐復宋本分類原目而
刻諸西山真氏祠也余自志學之年
循誦世行讀本心竊謂其義類多乖
而尚憾無以正之及壬辰觀政來閩
私幸理學名區或可講求善本旣而
奉大府檄權知將邑已隸

觀察公部下從容晉接不以末學鄙
夷偶及文章原流謂是書曾經復刻
心焉慕之亦未敢遽請考証也甫踰
年而來視篆浦城展謁文忠公祠
獲覩此編公餘覆按始見義類本來
有必不可更易者
觀察公嘉惠後學獨還舊觀豈曰小

補之哉惟是嶠外僅有之書未得遽
傳中土恐抱憾如余者正復不少則
廣為印布謂非余責歟至於義類精
深序跋論之頗詳亦在好古深思者
心知其意故不復云

大清乾隆歲次甲午二月既望署知
縣事後學陳惠謹跋於南浦官舍之

映冰軒



溪山

廣雅

傳中

蘇公

續文章正宗復刻卷第十一

論事一 諫爭論列指切時病

上皇帝辨杜韓范富書 一作狀 廬陵集

臣聞士不忘身不為忠。言不逆耳不為諫。故臣不避羣

邪切齒之禍。敢干一作目一人難犯之顏。惟賴聖明。一作慈

察臣愚懇。四字一作幸加省察臣伏見杜衍韓琦范仲淹富弼等

皆是陛下素所親一作委任之臣。一旦相繼罷去。一作罷去又作

而天下之士皆其一作素知其有可用之賢而不聞其有

罷之罪。臣雖供職四字一作臣職雖在外。事不審。一作盡知然

臣竊見自古小人讒害忠賢。其說一作職不遠。欲廣陷良

善。則不過指為朋黨。欲動搖大臣。則必須誣以專權。其

故何也。夫去一善人。而眾善人尚在。則未為小人之利。

欲盡去之。則善人少過。難為一一一作求瑕。惟有指以

為朋。六字一作惟則可一時盡逐。至如自古一無此大

臣已被主知。二字一作知遇而蒙信任。一有則難二字一作以

他事動搖。惟有專權是上。二字一作之所惡。必須此語。

一作故方可傾之。臣料衍等四人皆蒙陛下聖恩最厚。

而忽一時逐去。十四字一作各無弼與仲淹。荷陛下無

此三委任尤深。而忽遭離間。臣謂必有小人。六字一作必有以

朋黨專權之說。上惑聖聰者。此字一無臣請試辨之。四字一作試詳

言昔年仲淹初以忠言讜議一作論聞於中外。天下賢士

爭相稱慕。當時奸臣誣作朋黨。猶難辨明。自近年一作日

陛下擢此數人。並在兩府。察其臨事。可見其不爲朋黨

也。入字一作辨也。蓋杜此字無衍。爲人清慎。而謹守規矩。仲淹

則恢廓自信。而不疑。琦則純正而質直。弼則明敏而果

銳。四人爲性既各不同。雖同一作皆歸於盡忠。而其所見

各異。於議事之際。故多不相從。十字一作故。於至如杜

衍欲深罪滕宗諒。仲淹則力請。一作力爭而寬之。仲淹謂契

丹必攻河東。請急修邊備。富弼則此一字無料以力言

契丹必不來。又一作至如尹洙亦號仲淹之黨。及爭水落

一作城事。韓琦則是尹洙而非劉滬。仲淹則是劉滬而

非尹洙。此數事尤一有彰著。陛下素所一作知者。此四

臣一作人。者可謂天下至公四字一作之賢也。平日閑居則

相稱美之不暇。及此一無為國議事。則公言廷諍而不一作

無私。以此而言。臣見衍等四人一無此真得漢史所謂

忠臣一有不和之節。而小人讒為朋黨。可謂誣矣。夫夫

臣一作聞有國之權。誠非臣下之一作所得專也。然一無臣竊

思仲淹等自入兩府已一作來。不見其專權之迹。而但

見其善避權也。權者二字一作得名位。則可行。故好一作

權之臣必貪一有位。自陛下召琦與仲淹於陝西。琦等

讓至五六。陛下亦五六召之。如一有至富弼三命學士兩

命樞密副使。每一命皆再三懇讓。讓者愈切。陛下用之。

愈堅。皆再至愈堅十五字一作未嘗不懇讓懇讓之臣

者愈切而陛下用之愈堅此天下之人所共知但字見其避讓太繁。不見其好專。權貪位也。及陛下

堅不許辭。方敢受命。然猶未敢別有所為。陛下見其皆

未作。一作行一作事六字一作乃特此字無開天章召而賜坐受

授一作以紙筆使其條事一作然衆人避讓不敢下筆弼

等亦不敢獨有所述。因此又煩聖慈。特出手詔。指定姓

名。專責弼等。二字一作其條列大事而施行。二字一作行之弼等遲

回。又近二字一作近及一月。方敢略條數事。然此字無仲淹深一作

老練世事。必知凡百難猛。一作凡事難遽更張。故其所陳。志在

遠大。而多若迂緩。但欲漸而行之。以久冀皆有效。弼性

雖銳。然亦此一無不敢自出意見。但多此一無舉祖宗故事。

請陛下擇而行之。自古君臣相得。一言道合。遇事便行。

臣方怪弼等蒙陛下如此堅意委任。遇事至委任十八

更無推避弼等蒙督責丁寧。而猶遲緩自疑。作事不果。

陛下堅意委任然小人巧譖。已一作曰專權者。豈不誣哉。至如兩路宜

撫聖。一作朝常累遣大臣。况自中國之威。近年不振。

故元昊叛逆一方。而勞困及於天下。北虜乘釁。違盟而

動。其書辭侮慢。至有貴國二字一祖宗之言。陛下憤耻

雖深。但以邊防無備。未可與爭。屈志

一作意

賈和莫大之

辱。弼等見中國累年侵凌之患。感陛下不次進用之恩。

故各自請行。力思雪國家之前耻。

入字一作力思雪耻沿一作緣

山

傍海。不憚勤勞。欲使武備再修。國威復振。臣見弼等用

心。本欲尊陛下威權。以禦四夷。未見其侵權而作過也。

伏惟陛下睿哲聰明。有知人之聖。臣下能否洞見不遺。

故於千官百辟之中。特

一作親

選得此數人。驟加擢用。夫

正士在朝。羣邪所忌。謀臣不用。敵國之福也。今此數人

一旦罷去。而使羣邪相賀於

一作于

內。四夷相賀於

一作于

外。此臣所以有為陛下惜之

此一無字

也。伏惟陛下聖德仁

慈保全忠善。退去之際。恩禮各優。今仲淹四路之任。亦
不輕矣。惟一無此字願陛下拒絕羣謗。委任一作信不疑。使盡
其所爲。猶有裨補。方今西北二虜交爭未已。正是天與
陛下經營之時。如弼與琦。豈可置之閑處。伏望陛下無一
此二字早辨讒巧。特加圖任。則不勝幸甚。臣自前歲召入
諫院。十月之內。七受聖恩。而致身兩制。方一作常思君一作
榮寵至深。未知報効之所。今羣邪爭進讒巧。一作有正士
繼去朝廷。乃臣忘身報國之秋。一作時豈可緘言而避罪。
敢竭愚瞽。惟陛下擇之。

論臺諫言事未蒙聽允書
廬陵集